

### 第三十章 第二份遺囑

民國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遇刺次日凌晨在廣慈醫院因傷重不治去世。新聞記者們蜂擁而至唐府採訪之前，容定安排唐府家眷搬離法租界的住所，搬入公共租界國際飯店 (Park Hotel) 暫住，並向公共租界巡捕房申請，獲得處長包文 (Kenneth Morison Bourne) 當場批准，派專人保護唐府家眷，直到威脅消除。

唐家匆忙搬離福開森路18號 (武康路) 時，寶瑤小姐吩咐聽差老曹把那張洗去血跡的加長沙發扔掉，卻被容定攔下：

“這張沙發你家不要，我要。”

寶瑤小姐熟知容大律師節儉成性看不得扔掉好東西，吩咐滿臉驚訝的老曹：“送到新開路大律師家去。”

唐紹儀的遇刺身死引起新聞界軒然大波，報上充滿對整個事件背景各種猜想和臆念。誰是凶手？誰是幕後主犯？是唐紹儀不肯答應跟日本軍方合作而受到日本軍方加害？還是中國政府看不得唐紹儀走近日本軍方而加以制裁？還是其他想跟日本軍方走近的二三流角色出於嫉妒而下毒手？互相矛盾的觀點、結論像風向不定的雨點充斥輿論界，然後像隨風吹走的黑雲，漸漸淡去。

戰爭進入第三個年頭，租界裡的人們更關心的不是某個要人的生死，而是因戰爭拉長造成物資饋乏、物價飛漲。法幣從1938年開始，以驚心動魄的速度貶值。1938年5月，4158元法幣換1美元；1938年12月，6160元法幣換1美元；1939年12月，13275元法幣換1美元；1940年8月，17725元法幣換1美元。

租界裡的有錢人或中產階層在1935年中國政府廢銀變元推行法幣時，確實拿出手裡的

銀元去換法幣，但是精明的他們並沒有把所有的銀元換成中國紙幣。於是出現了家藏銀元，在主人家裡睡了四五年。無獨有偶，跟日本軍方關係密切的幾家日本在華銀行當年也儲備大量銀元。為了套購物資，來不及印紙幣追趕物價，日本軍方開始使用那些銀行庫存的銀元，因而銀元恢復流通重新上市。

容定把家藏的銀元除極小部分換成紙幣應付日常開銷，其余都換成黃金美鈔，不光是為了保值，也是為了支付三個兒子出國留學的費用。

此時的歐洲正陷於滔天戰火，大英帝國的首都倫敦天天都在挨轟炸。所以，容定的三個兒子不費吹灰之力得到容定同意去美國留學。從1939年開始，容定的三個兒子陸續離開上海聖約翰大學（St John's），次子容諾去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學建築設計，三子容沐去史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學經濟，四子容穗去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學土木工程。轉眼間，熱鬧的容家隻剩容定夫婦、在聖瑪麗亞女校（St Mary's Hall）念初中的幼女容斐、以及寵犬勞內。從前的寵犬路納已經老死歸天。

律師事務所的業務卻繁忙依舊，容定大部分周日的晚飯仍需在事務所裡吃。處理不同案子的空隙之間，容定會抽時間寫一些東西，記載歷年來公務和私人生活中自己經歷的重大事件，例如民國元年的山陽縣令姚榮澤案、商埠印書館《世界通史》盜版案、同鬆崗少爺的交往、長子容定去世、哈通遺產的糾紛、唐紹儀總理遇刺、自己的兩處房產管理、兒子們去美國留學。。。由於內容五花八門，他給寫下的東西按時間進程編成一本記事錄，借用自己第一處地產的稱呼起名叫“大千世界”，寓意為公共租界這個大千世界裡形形色色事物的寫照。律師公會的同仁們得知容定這本有趣的記事冊，鼓勵他至少把其中有關法庭的那部分拿出來跟律師公會分享，使將來的律師后輩有機會瞭解前輩們是怎樣走過一個精彩絕倫的時代。為此，容定把一集集完成的《大千世界》鎖在律師公會的一個保險箱裡，期待有一天給後輩們看。

但是不久這個安排卻招致意外的干擾。

1940年6月法國戰敗，投降軸心國。新的法國政府同新的中國南京政府建交。新的南京政府接收在法租界的中國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和上海特區第二地方法院，並且要求會所設在法租界貝勒路572號（復興中路）的上海律師公會以“和平建國”版的三民主義治理律師公會。律師公會裡的文件，包括容定寫的那些東西都要隨時供新政府的司法部檢查。對於這一類要求，上海律師公會在八年前就抵制過，更何況上海律師公會的大部分成員並不認同那個新的南京政府。於是律師公會決定搬離這幢1926年花了75700兩銀子建造的律師公會大樓，遷往公共租界。

公共租界裡的中國法院為中國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上海特區第一地方法院，仍然接受重慶中國政府司法部的任命。鑒於現實條件，重慶中國政府早已談化對上海律師公會的督導姿態。

上海律師公會的會所新址選在愛多亞路浦東大廈（延安東路1454號）。這是一幢由著名建築師奚福泉設計的八層高鋼筋水泥現代建築。

律師公會的樓下為浦東銀行、浦東同鄉會、復旦大學同學會以及以杜月笙、張效良、金鴻翔、李平書、穆恕再、劉鴻生等上海當地杰出人士命名的廳堂。從律師公會大堂的拱形不鏽鋼窗往外向東，可以看到英國炮艦“海燕號”和美國炮艦“威克號”孤傲地停泊在黃浦江畔。

這幾年，容定已卸任律師會長的職務，但是作為曾經擔任最多年份的前會長，他仍然受到禮遇，享有現任會長的特權。搬遷那天，容定看到放著自己那些記事冊的保險箱放在新居的資料室的一個角落，才放心地離開搬遷現場，去辦理日程表上注明的事項。

按照那天的日程表，容定將跟喬治少爺見面，檢查喬治少爺跟養母路迦陵和其他養弟妹們改善關係的進展。

喬治少爺被趕出美麗園後，聽從容定的調教，放下身段，跟養母養弟妹們展開全新

的交往。書念得不多卻頭腦靈活的喬治少爺，依仗哈通遺產最大繼承人的身份，盡管領著跟其他養弟妹一樣數目的零花錢，卻更有能力向外界賒賬消費。憑借這個優勢，他今天在虞洽卿路（西藏中路）晉隆飯店請吃忌司焗蟹蓋，明天在亞爾培路（陝西南路）紅房子請吃法國紅酒原盅童子雞，拉攏哈通夫人最長的華人養子路友蘭，通過路友蘭，向夫人路迦陵遞上高易律師事務所替自己寫的那份懺悔信，然後托夫人路迦陵的醫生們替自己送上她需要的各種補品。路迦陵對喬治本來就沒有入骨的仇恨，風燭殘年幾乎雙目失明的她更需要的是人際關心。於是，路迦陵答應喬治來探望自己。上門時，喬治不忘帶上她最愛吃的家鄉（浦東）糯米青團。幾個回合下來，像容定預期的那樣，一切上了軌道，一切像預期那麼收場。路迦陵答應喬治搬回美麗園。

喬治少爺搬回了小客廳裡有四個擺滿名酒的酒櫃和整套華麗的意大利沙發，昂貴的波斯地毯和玲琅滿目的景泰藍花瓶的住所。

一切就這麼重新開始。

搬回美麗園後，喬治繼續他的吃吃喝喝的交際攻勢，先同路友蘭等少數幾個華人養弟妹達成協議，內容有三：第一，養弟妹們將得到遺產的一定百分比，而不是現金十萬元的遺產；第二，紀總管卸去美麗園總管和哈通洋行總經理職務；第三，養弟妹們將登報承認喬治少爺為遺產主要繼承人的地位。下一步，就是向更多華人養弟妹推銷這個協議，一旦接受這份協議的養弟妹人數超過一半，這份協議就可真的付諸實行。

喬治的另一半努力放在養母身上。

風燭殘年的路迦陵不想孤單而死。她逐漸適應耳聾目盲的生活，卻不想身邊沒有親人關心，形單影隻地度過晚年歲月。節氣來臨前的關節疼、胃痙攣、牙齒鬆動、頭發不停脫落交替折磨她的身體，使她抱怨終日。她抱怨天氣，抱怨身體，抱怨無聊，整天在佛像前嘮叨老年人的蠢話。這時，喬治少爺就會出現在她身邊，或是檢查每個醫生來訪後的醫療報告，或是監督護士提供的護理有沒有不到位的地方，或是詢問她想吃啥喝啥，或是講些

美麗園外的新聞給她解悶。

就這樣，喬治少爺回到美麗園後，站穩了人際腳跟。

今天，他在美麗園附近的來喜飯店請容定吃飯，更新他在養弟妹和養母這兩個方面的人際進展，接受下一步該怎麼辦的指導。

來喜飯店座落在靜安寺路（南京西路）美麗園正門的右手邊。掌櫃的是一個德國大肥漢，他穿著金扣紅外套、寬鬆的黑色禮服褲。具有特色的是，每個客人走進來喜飯店，那位德國掌櫃會邀請客人跟他擲骰子賭輸贏。他往羊皮做的杯子裡，放入兩粒骰子，為自己和客人各擲一次，比點子大小。如果客人的點子比掌櫃大，客人免費喝一大玻璃杯的德國黑啤，如果客人的點子比掌櫃小，客人付費喝一大玻璃杯的德國黑啤。

容定來到來喜飯店時，德國掌櫃剛好去上廁所，免去了擲骰子這一關。

這兒的侍者以服務殷勤和善於推銷出名。領班侍者像歌劇院的報幕員，一身筆挺的黑色燕尾禮服，把容定領到喬治少爺就座的雅座。桌上的餐具豪華堪比德國小貴族加冕登基的排場：銀質刀叉勺，荷蘭金邊花瓷盆盤，和繡著巴伐利亞公爵徽記的漿燙餐巾標志這家的酒菜都是正宗德國貨。

喬治少爺替自己和容定點了這兒的名菜：紅菜頭雞肉沙拉和鹽水豬腳。飲料方面，他替自己點了一夸脫德國黑啤，為容定點了鮮果汁。甜點為核桃椰子泥雪糕。這些都是聽了會使人胃液沸騰的菜肴。

喬治少爺這次要告訴容定的消息是從養弟路友蘭那裡得知的。

路友蘭是哈通夫人路迦陵的養長子。他的妻子是商埠印書館創世人之一包暢的侄女，所以跟容定算起來是轉灣抹角的姻親。路友蘭曾經患有嚴重傷寒症，並且患有慢性胃炎，請的保健醫生是名中醫陳存仁，而陳存仁是路迦陵夫人最信得過的中醫，所以路友蘭跟養母路迦陵之間有一條所有其他華裔養子女沒有的紐帶，那就是同醫相憐。

路友蘭生性敦厚，表面毫無鋒芒，內心思路清晰，長得很斯文，喜愛藝術，能鑒賞字

畫。他不顧胃炎在身，最大的嗜好是上餐館滿足口福。所以在喬治的吃喝攻勢下，成了華裔養弟妹裡跟喬治最投緣的一員。

上次喬治少爺跟容定會面，他告訴容定養弟路友蘭聽到一些不安的消息。這次會面，容定希望跟蹤弄清這些消息的來源和細節。

路友蘭帶來的不安消息是在向其他華裔養弟妹推銷喬治的那份協議過程中得到的。因為生性敦厚，路友蘭在9個華裔養子女中人緣不錯。路友蘭的推銷取得初效後，替喬治少爺鎖定的下一個目標是路友三這個養弟。

路友三是夫人路迦陵9個華裔養子女裡最尖刻刁鑽的一位。他比路友蘭小三歲，心計點子和社交見聞卻遠遠超過路友蘭。喬治少爺相信隻要能搞定這個路友三，剩下幾個養弟妹就會聞風倒戈，聽自己指揮。

路友蘭選在美麗園最大的一間書房裡跟路友三交談。因為書房在不愛念書的哈通家裡最少會有人去，形同擺設，很適於私密談話。

大書房的牆壁用暗紅色的英國牆紙裱糊，大部分的牆紙被巨大書櫃的玻璃門遮住。書櫃頂部跟天花板空開兩尺，在那片兩尺寬的牆上挂著各類哲學家、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的肖像。不知是因為光線太暗還是蒙上灰塵，肖像裡的人物跟躺在下面書櫃裡他們的作品一樣毫無光澤。

名義上，路友蘭約路友三到這間大書房來是替路友三鑒定一幅唐寅的畫。那是一幅六尺長的山水畫，看上去恢弘有力、色彩絢麗，但是缺乏工整細膩，所以路友蘭斷定這張畫無非又是一件企圖騙美麗園裡少爺錢財的膺品。

路友三把畫卷起來時，坐在紅色長絨扶手椅裡的路友蘭把喬治少爺提議的協議內容告訴路友三。講完時，他特別加強語氣說：

“這個協議最關鍵的一條就是你我可以按一定百分比分得遺產，這是喬治最慷慨的讓步。”

“讓步？喬治他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拿什麼百分比跟我們讓步？”

“喬治已經回美麗園來了，不是嗎？”

“他隻保住美麗園裡一張床，此外他什麼都不是！”

“夫人在世，他什麼都不是。夫人百年後，按照遺囑，他是美麗園的主人。”

“噢，你難道不知那張遺囑早就作廢了？！夫人已經立好新遺囑，你我將來是遺產管理人。喬治他根本沒份！”

“你沒騙人？”

“如果你想發財，必須暗中行動。騙你是這個。”路友三做了一個王八的手勢。

“那麼你見過新遺囑嗎？”

“我是聽紀總管說的。”

路友蘭還想追問下去，路友三的嘴就像水裡的蚌殼，緊緊地關閉。他伸出兩個手指，表示欲知詳情，拿兩條黃金來換。

喬治少爺連忙把這個消息告訴容定。這就是容定上次跟喬治少爺會面時交談的主要內容。

容定對整個發展作了思考，認為有兩種可能。第一，路友三撒謊編故事，企圖以此討價還價，從喬治那裡敲榨得到更多的利益；第二，夫人路迦陵確實另外立了一份遺囑，把喬治踢出繼承人名單。但是，兩種可能又同時存在一些講不通的地方：如果路友三撒謊編故事，難道他就不怕喬治鬧到夫人那裡去，一切都會穿幫嗎？如果夫人路迦陵真的另立了一份不利於喬治的遺囑，為什麼她跟喬治的關係卻越來越好了呢？最令人不安的是，照路友三的說法，紀總管參於其事。紀總管是哈通在世時指定的遺囑執行人之一，他怎麼卷入到用新遺囑推翻老遺囑的操作中去了呢？

容定覺得要搞清楚新遺囑是否存在的關鍵在紀總管身上。但是高易律師事務所沒有掌握確切證據前不便貿然向紀總管提問他有沒有違背哈通遺囑執行人身份的言行。容定請

喬治瞭解紀總管生活裡有什麼常去消遣的地方，人在那種場合常常會放鬆戒備，口吐真言。

喬治少爺不負容定所望，找出紀總管常去消遣的地方，並且委托路友蘭去那個地方打聽。今天，容定到來喜飯店就是來聽路友蘭得到的消息。

紀總管常去消遣的地方是一處叫“高長興”賣櫃台酒的大酒館。所謂櫃台酒就是在高高的櫃台上放著大盤肴蹄、發芽豆、熏魚、油爆蝦、八寶醬、炒百葉等本幫涼菜，櫃台前有幾條長板凳，酒客一隻腳站著，一隻腳擱在板凳上，胳膊肘撐著櫃台喝酒。櫃台後的酒保用大竹筒倒酒，一竹筒倒滿三大碗。倒半竹筒酒就會被人笑話是半吊子，所以來這裡的酒客都是海量。幾位酒仙名人曾經作過評判，認定“高長興”的竹葉青是漿凝玉液，最值得推薦。

“高長興”座落在四馬路（福州路）。為了打掩護，路友蘭約了一個叫劉公魯的前清遺老一連三天同去喝酒。那個劉公魯是大海量，每次要喝一大竹筒酒，嫌“高長興”的下酒菜味道不好，要酒店學徒去買功德林的冬菇考麩、大發飯店的拆肉，每次都要花兩個小時，喝得酩酊大醉，剛好配合路友蘭等待紀總管。

紀總管出現時，劉公魯正在睡覺醉酒。紀總管一眼認出路友蘭，交情十足地拉他一齊喝一碗。路友蘭在美麗園是出名的敦厚和好吃喝，紀總管沒有對在這裡遇到後者感到不尋常。

紀總管這年五十六歲，頭髮烏黑，五官依然十分英俊，身穿燙得筆挺的馬褂長衫，神氣十足，一隻腳擱上板凳。“高長興”對紀總管奉若上賓，因為“高長興”是哈通洋行的房客。

酒保熟悉紀總管所好，先灌了一竹筒紹興鑒湖大雕，等他喝完，再灌第二筒紹興鑒湖大雕。平時，喝完兩大竹筒，紀總管就會離去。今天卻因為在這裡遇到路友蘭，他改變常規。

紀總管雖然手握美麗園和哈通洋行成百上千幢房產的管理大權，卻依然是個處處替自

己留后路的聰明人，他對哈通夫婦的養子女們仍然恭敬有禮，給足面子。為了陪路友蘭少爺喝一碗，他向酒保又要了一筒紹興鑒湖大雕小口喝了起來，臉色漸漸泛紅，微微有些醉態。

路友蘭感覺時機已到，用盡可能隨意的口氣問道：“總管，聽說將來要我參加管理財產，我想跟你學學。”

“不要急，將來我會教你，還有友三、友啟、友仁、友翔，我會手把手教你們怎麼管理房地產。。”

“什麼時候開始管理呢？”

“夫人百年後。”

路友蘭一聽果然有新遺囑這麼回事，便耐下心，旁敲側擊地打聽更多的細節，等紀總管喝完第三筒鑒湖大雕時，路友蘭對新遺囑有了大體瞭解。

“友蘭瞭解到的大體是這樣的，”喬治放下一段白碩瑩澈的德國豬腳，用餐巾擦去嘴角的汁水，對容定說：“第一，所有養子女得到同樣份額的遺產十四萬元；第二，捐贈大筆遺產給中國政府；第三，用剩余的遺產成立路迦陵夫人慈善事業基金委員會，該委員會由路迦陵的五位華裔養子加上紀總管和一名律師組成七人董事會管理。”

“如果這件事情屬實的話，紀總管沒有事先通知我們是違背他對哈通先生和夫人在1931年簽訂的那份遺囑的承諾，這樣做是違法的。路友蘭有沒有問明誰是那個要參加七人董事會的律師？”

“沒有，他可能沒有機會問。”喬治用手指輕彈喝空啤酒的大玻璃杯。

“我們必須搞清楚誰是那個參與新遺囑的律師，然後高易律師事務所將正式通知那位律師，紀總管還沒有退出第一份遺囑的法定執行人地位，紀總管參與第二份遺囑的制定和或執行嚴重違法！”

“怎樣才算退出第一份遺囑的法定執行人地位？”

“紀總管必須當著夫人和高易律師事務所同時在場的面宣誓退出，並且登報聲明宣誓退出。沒有做這兩件事之前，紀總管瞞著我們當第二份遺囑的執行人，這就好比妳簽約將你的房子明年賣給我，但是妳卻在沒有跟我解除這份契約之前，今年就把你的房子賣給了另一位朋友。我們要從暴露紀總管的非法行為，達到打擊第二份遺囑的合法性。”

侍者端來核桃椰子泥雪糕時，容定和喬治商定了下次會面的時間和地點。

“記住，保護你的權益是鄙律師事務所的責任。當務之急，就是通過路友蘭確定那位律師是誰。祝你好運。”容定再次叮囑喬治。

可是，沒有等到容定和喬治下次見面，美麗園傳出了哈通夫人路迦陵生命垂危的消息。